

睡起秋声无觅处

睡起秋声无觅处，
满阶梧叶日明中。秋天，
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降
临。一夜之间，仿佛所有
生命都染上了秋意，“十
月蟋蟀，入我床下”，蛩
鸣声声，报知秋意。我在
秋天等你，在这个满载
成熟与回忆的季节。



>>> 昨夜寒蛩不住鸣

低吟浅唱秋虫声

一文

说起花朵，都乐于道于春花，但说起虫子，人们往往有味于秋虫。秋风一起，秋虫们就纷纷热闹起来了。听着这浅唱低吟的秋虫声，我也会脱口而出鲁迅的句子：“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，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啪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……”

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”（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）。是啊，秋野是鸣虫的大舞台，砖缝、墙角、庄稼地里全是放情吟唱的“诗人”。蟋蟀、蝈蝈、纺织娘、金钟、油葫芦、梆子头、老米嘴……无边无垠的田野里，这些自由的精灵，大口吮吸着甘露，呼吸着浓郁的泥土气息，而后，欢快地震动起双翅，让天籁之音在寂静的夜海中交织、浮沉。秋虫的吟唱不同于盛夏烦躁的蝉鸣，那声嘶力竭的呼喊仿佛是对生命的质问。而秋虫则不同，于习习秋风之中，心怀几许淡泊，藉

一片皎洁的月光，摆好“竖琴”为美妙的生命纵情歌唱；田野里，此起彼伏的虫声轻轻聚拢，又悠悠散去，薄如纱，轻似梦，在淡淡的草香中弥漫开来。一声声浅唱低吟，虽不如鸟鸣婉转，亦不如虎啸震撼，但微弱之中透着暖意，让秋梦渐入帘栊。

秋虫之中，最通人性的要数蟋蟀。自唐宋以来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寻常百姓，都有玩斗蟋蟀的风俗。文人墨客，风流雅士，也乐此不疲。诗人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欧阳修等，皆曾以蟋蟀写诗作文。如白居易《闻蛩》：“闻蛩唧唧夜绵绵，况是秋阴欲雨天。忧恐愁人暂得睡，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这小虫似乎能看透人的心事，唧唧一唱暗合了人的心声。黄庭坚也称赞蟋蟀的五种品德：守信、立勇、忠贞、知耻和识时。现代文化名人中好玩此道的也不少，像京剧大师梅兰芳、马连良，滑稽名家姚慕双等，都对蟋蟀情有独钟。

可见，秋虫虽小，但作为一种清新美丽的

点缀，为人们的休闲增添了无穷乐趣。我想这大概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，也是它具有千年生命力的奥妙之所在。当然，历史上因玩斗蟋蟀而丧志误国的，也大有人在。如南宋宰相贾似道，每逢秋天就在“半闲堂”里斗蟋蟀，累月不理朝政。咸淳六年，元兵大举南侵，襄阳告急，贾似道却仍与侍妾门客赌玩蟋蟀，最终成为历史的罪人。明末的马士英，在清军进攻迫在眉睫之际，仍大斗蟋蟀，故被人斥为“蟋蟀相公”，与贾似道“蟋蟀宰相”并为双料。而蟋蟀，竟也因此蒙受亡国之虫的恶名。殊不知，用蟋蟀赌博，将“万金之资付之一啄”，这与怡情养性的本意差之千里，让蟋蟀担此骂名，不公平矣。



>>> 桂魄初生秋露微

我在秋天里等你

缪金培

亲爱的，我在秋天里等你！我们不说春天吧，春天百花绚烂，往往让敏感的你慌乱逃离；我们也不说夏天，夏天烈日如火，点燃的也许是冲动的激情；我们更不说冬天，白雪皑皑，离我们太遥远；我们只说秋天，是的，我们喜爱的秋天。看！山楂红了，稻子一片金黄，犹如我们从未开始的爱情，在我的心里也成熟了。

我此生最大的快乐，就是在最好的年华里遇见你。那时候的你，留可爱的童花头，眼睛明亮如星辰。而我是那个自卑的少年。你的出现，总是带着晃眼的光芒，晃着我慌乱的眼

神。你的目光，尽管从未认真在我身上停留，但，这有什么要紧，能够见到你美丽的身影，我已心满意足。

那时的我，像个傻瓜，搜集着你的一切。你画得不满意扔掉的画稿，你用秃了弃之不用的水彩笔和铅笔头，你的眼神，你的一颦一笑，你的喜怒哀乐……我悄悄把班集体照单独印洗了你的头像。好让你每天在我的书签里只对我微笑。我心灵的空间，完全被你填满了。因为要见到你，我每天第一个跑进课堂；因为要引起你的注意，我在接力赛上，奋起直追；因为喜欢上了优秀的你，我便努力把课业做到最优秀……于是，我在画纸上画你：微笑的你，凝神的你，神采飞扬的你，厚厚的一摞画像，却没有一幅让自己满意。

我总想着，像我这样的男生，在你的记忆里，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是否，你只记得我有些结

巴的语言？是否，你只记得我经常脸红的样子？

我知道，你的梦想在远方。从我第一次读你的眼睛时，我就知道，你属于远方。而我是家养动物，无法离开熟悉的土壤。我在你的“故乡”，混得风生水起。也遇到过一些女孩儿，但都没有和你一样清澈的眼睛。我说话不再结巴，在那些物质女孩面前，也不再脸红。然而，我却无法走近她们，只因为在我灵魂深处有一块最干净的地方，始终是属于你的。

我做过好多次梦，也做过好多种假设。倘若你肯回来，倘若你愿意再看我一眼，我一定用我最有力的臂膀留住你，不再让你远走他乡。然而，这分别的二十年，你也回来过几次，但从来没有想起过我。而我好似还是那个自卑而慌乱的少年，只能远远地默默地，望着你依然美丽的身影。

我依然会在这里等你，在我们喜欢的秋天里等你。带着我二十年细密而深沉的爱，等你。等你的微笑；等你来嘲笑我的脸红；等你来我搜集的那些画稿、水彩笔、铅笔头；等你来我为你画的画像。

我在秋天里等你。等你！

VV
夜凉添几许

已故的秋

樊晓丽

北方的秋来得总是如此匆忙，如此寒凉，如此漫山遍野。

初出城区，我们走在笔直的公路上，公路两旁是一排排杨树。黄绿相间的树叶已经有些耐不住秋风的撩拨，时而化作一只只飞舞的黄蝴蝶旋转在树与路之间，像是眷恋树的不挽留，又像是迫于风的追求。远望去已经有一层松软的黄色毛毡铺在了草地上，却又遥看近却无。那分明就是盛开着的蒲公英，摇摇曳曳间，已经有一些化作了明朝的种子，飞向了人间。

走近坝上老家，车子行驶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，弥漫在眼中的是一垄垄泛黄的庄稼。随着车子的前行，成熟的庄稼就如同横亘在田野中的漫无边际的黄丝带，秋风飒爽，黄丝带随风起伏。湛蓝的天空上有时澄澈得没有一丝云，有时又有大朵大朵的棉花肆意绽放。如果俯下身，仰望上天，你会瞬间像被包裹在黄、蓝、白三色条纹襁褓中的婴儿一般，大地与天空给予的温暖和视野，使你永远都活得开阔和舒展。当然，悲观的人不免也会有种“渺沧海之一粟”的卑微感。

回到家中，家家户户的围场中都堆满了秸秆垛，安然地躺在一起谈论着归宿。冬天里，红瓦房的烟囱就是它们的集散地，它们从那里出发，到苍穹中随风舞蹈，好生惬意。它们满意地看着孩子们在随风飘散的瞬间跌落。一粒粒种子就在那一刻脱离了保护衣，从此分道扬镳，继续传承使命，为了一代又一代大地的儿女。

最恼人的要数秋雨。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一下就是一整天。天地间都笼罩着一层薄纱，像幻境一般飘渺迷茫。淅淅落落的雨声仿佛在诉说着分别的不舍与无奈，时而又像顽皮的孩童故意戏弄，拖延你的脚步，快乐地游走在麦场中。雨点像精灵一样，灵活地奔走在广阔的天地，洗涤着一切，让你看得清明。秋雨又像是一名女子漫步在青石板上，徘徊着不忍离去，非是要留下一段缱绻情思。

我走出屋，为正在秋收的爸妈送上一杯热茶时，手不自觉地杯子上多停留一会。体温已经耐不住秋意的深情，那畏缩的牵牛花收敛了灿烂的笑脸。寒凉的秋来得突然，秋雨之后也去得突然。这时不是秋衣加身，而是羽绒服的天下下了。

恍然之间，我们已经踏上了初冬的车轮，驶向新的一年。愿明年我能像秋一样，学会在飞逝忙碌的生活中，保持独一无二的气质，不让别人的看法磨去了自己的棱角。

秋，明年再见。



征稿启事

从个人心境到身边趣事，用心书写你的生活。
本启事长期有效，要求：来稿要求原创，基调不限，体裁自拟。一经刊用，稿酬从优。
注：所有来稿一律注明：
① 要投稿的报纸版面+主题
② 个人信息：姓名、地址（寝室的话具体到楼栋号和寝室门牌号）、电话、邮箱等。
来稿请寄：ourhudongban@sina.com